



沱水环流

王铁牛 吕凤林

小引子

传说,佛法无边大智大慧妙德吉祥文殊师利菩萨选定五台山作为演法道场时,五泰山上有烈焰腾天的大火,下有波涛汹涌的大海。文殊师利菩萨乘俊猊,纵祥光,从西天来到五泰山上空,抛下化缘钵扣住涌溢海水的海眼,逼退熊熊燃烧的烈火。海水消退了,烈火熄灭了,五台山却成了酷热暑气蒸人,没有丝毫生气的荒山秃岭。文殊师利菩萨向东海龙王借来清凉歇龙石,调东海龙王的五个儿子来五台山耕云播雨。五台山这才成为一个五峰竞秀,千峰披锦,山花烂漫,松柏长青,细雨飞湿,日映彩虹,涧弄笙箫,泉鸣罄钟,莺歌燕舞,獐跃鹿奔,凉风习习,香气袭人的清凉祥瑞所在。

文殊师利菩萨带着五百罗汉、一万菩萨众来到这里修行。东海龙王的五个儿子也留下来听文殊师利菩萨讲经说法。为防外界干扰,文殊师利菩萨令伏虎罗汉作法,让其猛虎从五台山背后的一个山泉里拖一条护山河把五台山围绕起来。伏虎罗汉遵令而行,于是便有了后人称之为滹沱河的虎拖河。

虎拖河围绕着五台山日夜奔流。五台山地区与世隔绝。在这一方庄严净土中生息繁衍的人们,世

世代代聆听着文殊师利菩萨的教诲。巍巍的五台山造就了他们倔强不屈的性格,充满灵性的河流田园养成了他们忠厚老实的素秉。他们为人坦诚,与世无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躬耕田垌,含苦如饴,心安理得,闷看斗转星移,闲听鹿鸣鹤唳,按时节观雪赏花踏青登高,耕耘播种锄禾收获。自得其乐也融融。五台山虎拖河外,多少人为了一己私欲,不惜倾家荡产,杀生害命。虎拖河内五台山地区的人们,却憨痴得竟然不知功名利禄为何物!多少年过去,文殊菩萨造化五台山的故事变成了神话传说,虎拖河也被人们误写成了没来由的滹沱河,然而,文殊菩萨造就了的这一方水土灵性仍然不灭。这一方水土的人们仍然我行我素,一心向佛。直到明朝朱洪武移民后,才偶尔有人试试探探地读起世尘人间的书来,学着当什么劳什子官,渐渐地明白了些人世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然而,明白归明白,却不会操作,更不会见风使舵,忠厚老实死干硬的水土秉性使他们反而在权欲场中屡屡受挫。更多的五台人则不屑于权欲,以庄稼为乐事。倒是在清朝道光年间,五台一个才子写了一本叫《瀛寰志略》的世界地理书,才让五台人着急了起来,一反不投身世尘求取功名,淡泊名利的佛家净土养成的习惯,积极寻

求富国强兵救国的真理。清末,“天下文风数二定”的定襄平定两县,到国外留学的学子,定襄为八人,平定为六人,其他县如祁县一人,太谷两人(其中有孔祥熙),而五台一县即有留学生四十三人)。不仅华北称冠,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而且,五台留日学生几乎全部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和领导的反清同盟会。中国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举的都督黎元洪只是一个清王朝的小丑走狗,曾经杀害过革命党人的刽子手,太原起义推举的一个五台人都督却是中国同盟会中坚会员、“铁血丈夫团”的骨干成员。更为可嘉的是,没有直接参加太原起义的五台籍同盟会员也立刻随之从农村到省城,不顾身家性命,积极投身到铲除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建设他们理想社会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之中。中国辛亥革命的北方革命,这些五台人义无反顾地成为首义。

偶然哉?否!五台人所以出现在历史功名场中,乃是佛说的劫数。一个旧的历史社会将要结束,一个新的历史社会将要来临。他们乃是应劫而生。随着以后更多五台人的卷入,思索,奋斗,牺牲,终于迎来了红日东升。于是,五台人又渐渐归于平静、安宁。以人和人残杀斗争为主线的史册中渐渐不见了五台人的身影。在五台这块土地上回响的又是文殊菩萨寺庙里悠扬的钟声。

是为小引。

第一章

大清光绪八年九月初,又到“河边归燕”时……

佛法无边,神通广大的文殊师利菩萨,运用他的大智大慧,把滹沱河也点化得有了情感,有了灵气。

滹沱河从五台山阴北麓泰戏山脚发源,顺着五台山的走向,从东向西转南,经繁峙、代县、原平而下,出忻口来到忻定盆地平原的定襄城边,本应直下黄河回归大海,却突然像个舍不得母亲的孩子一样,折转身奔回了五台,一头扎入五台山阳脚下神垵山和柳卜凹山峡中,呜咽哭泣着亲吻着母亲的肌肤,最后才经边家庄恋恋不舍地离开母亲五台山,直奔河北冀州入海。虽然,她在五台逗留的河段只

有五六十里长短,却把这一带的山山水水打扮得花团锦簇,留下了几颗珍珠——在青史上诞生过伟人,闪耀光芒的村庄。河北岸有宏道、西社、槐荫、东冶、五级、永安,河南岸有河边、建安、东山。再往南一点还有蒋村。五台人习惯上把这一带称为东冶地区。地方不大,著名的五台八景,这里就占了三景。

一景曰“槐荫春绿”。槐荫村背山向阳临河,躺卧在龙山怀抱里,是一个全年西北风吹不到的地方。节令年年比邻村上下早半月二十天。当邻村还是隆冬肃杀的时候,槐荫村已经是杨柳吐翠、桃杏绽蕾了。来往之人无不惊叹其自然造化之奇。

又一景曰“东冶秋禾”。东冶坐落在滹沱河阳,东北背靠望景岗,面前是滹沱河和北沟小银河的冲积平原,灌溉耕种很是方便,农家种菜的居多。秋日登望景岗朝东冶相望,但见菜园禾田相间,田园色彩斑斓缤纷,大地如同织锦。来往之人无不惊叹其人工施为之美。

再一景为“河边归燕”。河边村东靠文山,西临滹沱河,全村拉拉溜溜座落在文山脚下的十八个高圪梁形成的堡子上。右首一山不大,人称紫金山,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却有一怪:每年紫燕春秋北返南归之时,总要来这里聚会。数不清的燕子飞来飞去,落满了村中所有的树株,吱吱喳喳,呢呢喃喃,嘈嘈切切,吵得人连自己说话也听不清。过三五天,这些燕子才飞散。来往之人无不大惊失色,疑有神灵。

如果说“槐荫春绿”属天然,“东冶秋禾”属人力,那“河边归燕”却实在叫人不可思议。

大清光绪八年九月初,又到“河边归燕”时,前来聚会的紫燕似乎比往年多得多。天上飞得遮天蔽日,树上落得一串一串,密密麻麻。燕子吵着叫着,使人震耳欲聋。人们纷纷关门闭窗以避燕子吵闹。直至初七傍晚燕子才飞散安静下来。初八早上人们要出门劳作,开门一看,院里、街上,整个河边村十八个堡子白花花的是燕子屎,让人疑是地上霜。

这时,村东南文昌堡里突然传出了婴儿落地的啼哭之声。宏亮的声音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个长鸡鸡的男孩儿。

是谁家养了娃娃?人们正欲相问,忽见堡门里出来一个浓眉大眼的壮年后生,头戴黑缎瓜壳小帽,身穿兰棉布长衫黑马褂,打扮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甩动着脑后一条长长的乌黑头发红梢辫,满



面春风地拉着一头备了骑鞍的毛驴走了过来。大家认了出来,来人姓阎,大名书堂,字子明,奶名长春,乃是文昌堡阎青云财主的大儿子。众人欲打招呼。阎书堂却顾不得搭理大家,只朝大家拱拱手便急慌慌地直奔小堡而去。人们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娃儿的哭声是阎书堂的老婆曲月清坐了月子。阎书堂现在是去小堡他丈人曲成义家报喜,请他丈母娘来熬稀粥,侍候她女儿。

坐月子女人喝稀粥,是当时忻州、静乐、定襄、代州、崞县、五台、繁峙二州五县的风俗习惯。熬稀粥又有所讲究,不能把小米煮熬成大开花的糊状,说是怕糊了产妇的奶眼子,对奶婴儿不利,要求刚熬开即可。三天里头光喝稀粥,过了三天才可稍稍喝点儿豆面。不像现在,产妇什么都敢吃。一月子吃个大胖子肥姐。熬稀粥的任务,往往是由产妇的母亲来完成。

在街上溜达着看燕子屎的人群之中有阎书堂的亲兄弟阎书典,骨架不如阎书堂壮实。他字慎五,奶名长红,天生一副赖脾性,一说话三瞪眼。因小时候拿上砖头跟人打过架,外号又叫“二砖头”。他刚从宏道镇的绸缎店回来。虽说他是店里的一般伙计,挣不下多少钱,家里却有几十亩好地让佃户为他养种。他借口是回来照看佃户收割庄稼,但村里人明白,他是沉不住气了。自从他嫂子的肚子大起来后,他是三天两头就请假回来,忙着给老婆撒籽种。他弟兄俩分家伤了和气,他对他哥哥阎书堂很不服气,就连这生娃娃也是如此。有人揶揄打趣阎书典:“长红子好福气,当上叔叔了哇!咋地个长红,你撒的籽种也该发芽了吧?”

“发了,是你!”阎书典凶声倔气地扔给对方一句话,转向回了文昌堡。进了自家院里回了家,却不见老婆做早饭,正要骂,却见老婆从外进来。他本来知道老婆刚才是去了隔壁哥哥家,却仍没好气地问:“你不在家里做饭,到哪里扑锅来?”“俄……”老婆迟疑了一下,看看丈夫的脸上并没有多少恶意才说:“俄过去看了看嫂嫂。她嫌没过来,俄帮她熬了半砂吊子稀粥,顺便喝了她的一碗。”阎书典火了,“日脏球!喝球她的咋哩,咱阎娃没啰?”

老婆有些害怕,急忙解释:“人们都说,喝上坐月子老婆的第一碗坐月子稀粥利生养,有了娃娃奶水多,俄才……再说,嫂嫂也一个劲儿地让我喝……”阎书典冷笑一声:“要真能喝她一碗稀粥就能

生个娃娃倒好,俄怀疑你是头骡骡子,说哇也长着个那东西,就是不能养娃娃!”忽看到老婆脸上掠过一丝不服气的神情,“甚?你还不服气?”猛地把老婆搬起来放在炕沿上就解裤带,“不服咱就再养种!俄可给你说清楚,顶多再让你一年,一年后你要再连苍蝇也飞不出一个来,俄要娶二老婆你可不要受制得吱吱!”说着就把老婆推倒,将自己的那个傢伙狠狠地插入老婆的身体里去撒籽。

依照风俗惯例,女儿坐月子,娘家人三天以后才能去探望。但阎书堂的妻子曲月清娘家就在河边村小堡子,曲成义老汉也就这么一个女儿,阎书堂的嬷又死得早,曲月清没有个婆婆照料。曲母实在不放心,昨晚还在女儿家住了一晚上,只是女儿快见红时,收生婆信誓旦旦地说没问题,才摸着黑回了家。心里结记着女儿,一夜也没合眼。黎明起来做熟了饭全家吃了,正说打发个谁去打探打探女儿生娃娃的消息——那时女人生娃娃凶险得很,俗话说“放下棺材养娃娃”,不由人不忧心,——猛见女婿阎书堂春风满面地进来,一颗心才跌回肚里。没等阎书堂开言,曲母便抢先问:“养下啦,是个甚?”阎书堂激动地变声变调:“养下啦,养下啦!是个小子,大人娃娃都平安!”

曲母手足麻利地套了一件镶花边的大襟夹袄,罩了件三道道兰的羊肚子新白手巾,伸手就去提炕沿边的大竹篮。阎书堂忙将竹篮抢在手里,觉得有些沉。他知道,竹篮里放的是给他老婆曲月清在月子里吃的豆面和鸡蛋,还有给娃娃儿要铺的尿布、穿的小衣。这虽然是五台、定襄一带姥姥初旤初生的小外甥的风俗,阎书堂却仍要客气一声:“拿这么多东西咋哩?娃娃用的,大人月子里吃的,俄都准备好了!拿这么些东西,又让你破费不少!”

曲母正要回答,儿媳走了进来,手里提了个大篮子。曲母忙说:“你的东西等娃娃过满月的时候再拿哇,着急甚哩?”阎书堂也忙说:“就是,就是!”儿媳见婆婆如此说,便也唯唯。曲母正欲出门,一个五六岁的娃儿跑了进来,嚷嚷着也要去看姑姑养的小娃娃。曲母高兴地一把抱了起来,疼爱地说:“这还差不多!好哇,娘娘就引上俄的吉惠子!”

阎书堂知道,进来的这个娃儿是他大兄哥家的二小子,大名叫静容,字清斋,奶名叫吉惠子,是个聪明伶俐谁见谁爱的孩子,忙说:“来,吉惠子,让姑夫背你!”吉惠子却从曲母身上出溜下来,说了一

声：“俄能走！”咚咚咚地跑出门外。大家都笑了起来。

众人簇拥着曲母出了门，来到大门道里。吉惠子早把拴毛驴的缰绳解开。阎书堂忙拉住缰绳，牵着毛驴出了大门，扶着曲母踏着门口立着的上马石上了毛驴，又抱起吉惠子爬坐在曲母身后毛驴后胯上。----这是农家骑毛驴时捎带小娃儿的一个方法，俗称趴。吉惠子母亲忙叫：“趴得牢牢儿的，小心跌下来的！”

吉惠子很有把握地叫了起来：“俄早就抓住娘的裤带了！”惹得大家又笑了起来。当下，阎书堂把缰绳交给曲母，喝了毛驴一声：“大！回家！”毛驴便十分听话地稳稳当当地驮着曲母走了起来。阎书堂走在毛驴身后，招架着吉惠子，丝毫不敢大意。好在小堡至文昌堡没有几步，很快就到了家。

阎书堂刚把吉惠子从毛驴身上抱下来，吉惠子就像小猴子一样蹦进了姑姑曲月清坐月子的屋里。曲母慌忙从驴身上下来跟了进去。五台人讲究，女人坐月子三天以后外人是不能进屋的，三天之内看望过产妇的人是无妨的，这自然是指产妇娘家和婆家最亲近的人了。其他人若不慎闯进了产妇坐月子的屋子，必须得让产妇用剪子剪破来人的裤腿，以免娃儿有个三长两短。那时卫生条件不行，初生的婴儿往往会得四六风夭折。如果躲过初生的第四天和第六天，一般月子里就不妨事了。为保娃儿长命，阎书堂昨夜就在家里的观世音菩萨像前点上了长明灯，插上了高香，供上了从五台城带回来的万卷酥、蛋蛋儿饼子、四角麻叶。母亲已死，尽管家里雇着女佣人，请的收生婆也是东冶、河边地区出名的，但他仍不敢大意。

曲月清此时已坐在了土炕上，身下垫了干黄土。虽然生了娃儿费了劲儿，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疲劳。见母亲和侄儿进来，尽管女人生孩子是极平常的事情，却仍免不了有些羞涩、兴奋和激动，颤颤地叫了一声：“嬷，你和吉惠子来了？”

曲母摸了摸土炕，凉热正好，又问了些女儿身上的事体。吉惠子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瞪着两颗圆溜溜的眼睛，一股劲地问：“娘娘，谁把姑姑炕上的席子拉走了？姑姑得了什么病？咋就坐在土炕上？你们不是说姑姑养下个娃娃吗，在哪里？”

曲月清笑了，向吉惠子：“你想看姑姑的娃儿？你看！”轻轻撩开身边的被角，露出了襁褓，让母亲

和侄儿看。吉惠子看那娃儿像个没毛的猴子一样闭着眼睛睡着，惊讶地：“就是这么个娃儿！姑姑你是咋养的？”曲母笑着说：“什么养的，是你姑姑到河里捞的！”。

“啊？怪不得姑姑累成个这样子，又坐在土炕上，一定是跌进了水里湿了衣裳！”吉惠子恍然大悟，看见阎书堂进来，不觉有些不满，“姑夫这么大的个男人家，咋不自己去捞？”人们全被逗笑了。曲月清笑着说：“看俄娃亲的，真是个姑姑的硬主子家！等你小表弟长大能和你玩耍了，可要好好照顾，亲你小表弟啊！”吉惠子人小口气大地回答：“哪还用说！俄一定好好儿亲俄的这个表弟，谁也不准欺负他！”阎书堂过来，笑着摸了摸吉惠子的后脑瓜子，向曲母说，他父亲有话要跟她说。曲母安慰了女儿几句，便跟着阎书堂出来。

俗话说，有了孙子爷爷喜。阎青云这会儿的心情比他大儿子阎书堂还高兴。要不是古礼有轨不可越，他真想进儿媳的房里看看小孙子，谢谢儿媳。五台俗话：有人不算穷，没人穷断根。阎家在河边村兴旺起来，实在不容易啊！阎青云非常知道他家的底细：先世于明朝洪武年间由洪洞县葛针沟移至阳曲县坡子街，又迁五台县长条坡，生活艰苦，人丁一直不旺。他家老祖宗从五台长条坡迁到河边村时，约在明末清初，只是一个放羊的单身汉，五十岁左右才娶妻生子。以后一连几代都是单传，险些断根，幸亏到了第五代有了弟兄三人：老大锦绣，老二锦芳，老三锦美，分成东股、中股、西股。他是锦绣的孙子，为河边阎家第七代。他的父亲阎兴泰念了几十年私塾识了几个字，又会“一掌经”算法，在山阴广武镇粮店当了十多年文案会计，顶着四厘股子，才苦挣下一点儿家业，给他留下五六十亩地，才有了他今日比较像样儿、站在河边村里街上人们不敢小看的生活。为了荣耀家族并发扬光大，他遵从父亲的遗言，从五台县城请了个举人，为家族制定了谱系。他虽有了书堂、书典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叫改变，但能否把香火传下去一直很悬心。现在大儿书堂有了儿子，他有了孙子，乐得他是一夜没睡。父亲阎兴泰四十一岁时病死，给他留下了一处旧院，一处马棚，两头都有八九间房子。大儿书堂和二儿书典都娶了媳妇后，他给他俩分开。书堂分得了马棚，书典分得了旧院。原说是，谁家分得旧院他就跟谁住，最后他却决定要跟大儿书堂住在一起。书堂



为人和善老实,非笑不说话。他不待见二儿书典那个灰脾性。

昨夜儿媳呻吟着生孩子的时候,他也在暗暗咬着牙擦着拳头用力。直到清晨娃娃一声哭,他悬着的心才跌进肚里。听哭声,他知道是个男孩儿。约摸收生婆包好了娃娃,他叫佣人把收生婆叫进来,笑眯眯地往收生婆怀里放了两串“光绪通宝”“功臣,功臣啊!”

“俄算个甚功臣?真正的功臣是你家儿媳妇,给你老人家生了个大胖小子!她骨缝大,好生得很,只是初次生娃有些扯得痛!奶水肯定也充足,看那两奶,葫芦子也似的……”收生婆兴奋地说着,忽觉得跟阎青云老爷子说这些不妥当,急忙住了嘴。阎青云老汉乐得心里开了花,一个劲儿地笑着点头:“外就好,外就好……”

现在亲家母来了,阎青云老汉自然不敢慢待。曲家是买卖人家,光景不比他们家差。养的女儿又很贤惠,对青云老汉爹长爹短嘴很甜,拿轻荷重身子又勤快。更让青云老汉高兴的是儿媳一开怀就给他养了个小孙子。而这一切,都是亲家母所赐啊!

阎书堂领着曲母进来。曲母两手一抄,在大襟边拂了两拂,向阎青云老汉:“老亲家,恭喜恭喜!”阎青云老汉满脸堆笑,慌忙双手抱拳还揖:“亲家母,俄这是万喜啊!”猛地有了灵感,向阎书堂说:“对了,娃娃的奶名就叫万喜子!”接着忙让曲母上炕靠着炕桌坐下喝红糖水,从炕柜中取出两块银锞子,放到放红糖水壶的茶盘里,向曲母心虔意诚地说:“亲家母,实在得辛苦你了!长春他嬷死得早,累害得你只好姥娘和娘娘一齐挑担上了。长春在五台城里还有买卖要照料,他媳妇儿的事全靠你费心了。这两个银锞子你拿上,月清她想吃甚你就给她吃甚,母壮才能儿肥,只要不要捺了奶眼子就行!有些话,不像个俄说的,俄却始终感到,坐月子女人光喝稀米汤不行!长春他嬷,俄就怀疑是一连生了三个娃娃,月子里跌累了身体的!”

曲母急忙说:“老亲家,这你放心吧!俄养的闺女,俄也心疼哩!该吃甚喝甚,俄自然儿看着哩!这钱,俄可不能收,俄闺女吃的喝的用的,俄都带着哩……”阎青云赶忙打断曲母的话:“这可不行,你一定得收下!你听我说,俄这钱,一不是给你,二不是给你闺女,俄这是给俄小孙孙哩,必须得替俄的小孙孙收下!”“啊!好!既然你这么说,俄就拿起了!”

曲母拿起了银锞子,觉得阎青云老汉实在是少见的通情达理。看来,这亲家确实是攀对了。

过了十来天,阎家小婴儿躲过了可怕的第四天和第六天。活泼泼地成长起来。五台人讲迷信,怕自家娃娃夭折,常为自家娃娃跟弟兄们多的娃娃结为朋友,认为干亲。文昌堡刘二憨生下五个儿子。五儿刘芥猫刚过百天。阎书堂便求上门来,要刘芥猫跟他家初生的儿子结干亲朋友。刘二憨一口答应。

阎书堂在家无事,妻子自有丈母娘伺候,便要上五台城。他在五台城开了一家“吉庆长”杂货铺,资本五百吊制钱。虽说雇着一个小伙计,照看着门面,毕竟有些不放心,便趁这两天无事上五台城照料照料。他骑着毛驴出了河边,来到瑶池村口,忽听到一声大骂:“爹爹们日了你爷外贼嬷的,你跑!”定睛一看,却是他兄弟阎书典抓着一个汉子的辫子要打,急忙赶着驴飞跑过去,从驴身上跳下,一把推开阎书典:“二小子你这是咋哩,跑到瑶池村来打人?”阎书典一看来人是他的哥哥,气呼呼地说:“你管球俄!不让俄打他,他短下俄的两吊钱你替他还?”

阎书堂问了那挨打的汉子,才知道这汉子去年娃娃害痘子去宏道镇请医生,一时没钱,因为认识阎书典,便去绸缎店找阎书典借了两吊钱。本来说好年底还,不想临到年底母亲又去世,这就有了亏空,还不起债了——其实倒不干阎书典的过。阎书堂却因汉子说到娃娃,触动心思,便向他兄弟阎书典说:“二小子,俄看他确实困难,还是……”阎书典马上截住他哥哥,火杂杂地再次抢白:“咋,他短俄的两吊钱你还?”

阎书堂知道他兄弟的二杆子脾气,这个时候要服软,就要让他小看一辈子,便向围观的人们一个罗圈揖,说:“亲戚里道邻村上下的你们都听清楚,这个朋友短俄兄弟的钱由俄来还俄兄弟!”说着便从钱褡里掏出两吊光绪通宝架在他兄弟阎书典的手臂上。

汉子一见,感激得爬倒在地给阎书堂叩头。阎书典翻了他哥哥一眼,冷笑一声:“看把你大善人的,积下德了!等着吧,你儿子将来给你当督军巡抚呀!”哼了一声调头走了。他这本来是一句冷嘲热讽给人鄙低背兴的语言,不想以后竟成了现实。